

“芍”和“约”古时谐音 曾是恋人离别相赠之物

芍药有很多有趣的名字——“将离”“可离”“红药”“婪尾春”“辛夷”“没骨花”，等等。其中，“将离”“可离”是最富诗意、最耐人寻味的名字。芍药为何有此美名？这与先秦时期郑国民间的风俗有关。

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描写了农历三月，在郑国溱水、洧水边春游的青年男女沐浴、修禊、相亲、约会的生动场景。青年男女找到意中人后，会和恋人谈天说地、言笑晏晏，一起在河边游玩。而在即将分别时，为了表达对彼此的情意，寄托相思，他们会“伊其将谑，赠之以芍药”——开玩笑，互相赠朵绚丽多姿的芍药。芍药，“芍”和“约”古时谐音，暗含示爱、结良约之意，又因是情人分别之际互相赠送的花，故得名“将离”“可离”。

因此，芍药在先秦时期，代表爱情、相思、别离，意义相当于“折柳相送”。当然，随着上古三月修禊不固定的日期后来被官方定为三月初三，此时芍药尚未开放，且男女互赠芍药的风俗仅局限于郑国一带，并随着郑国的没落渐渐消亡，于是，后世便只能通过《诗经》的描写来了解这个浪漫的习俗了。

舌尖上的芍药 既可入药也可以端上餐桌

芍药的名字中有个“药”字，暗示了它是一味药材。中医著作《本草新编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有芍药药用价值的记录，比如，芍药的根可以入药，有清热解毒、护肝明目、补肾调经等功效。

芍药既可以当药材用，也可以端上餐桌成为美味佳肴。中国一直有“含英咀华”的饮食传统，菊花、桂花、玫瑰……都可成为老饕解馋的对象，芍药也不例外。芍药可以煮粥，可以泡茶，可以酿酒……凡你能想到的吃法，皆可烹制。据说，慈禧太后就经常吃一种用芍药、鸡蛋、面粉炸制的油饼。这种芍药饼不仅味美，而且有滋补、养颜的功效，深受“美容达人”慈禧太后的喜爱。

唐人重牡丹 宋人爱芍药

很多人对牡丹和芍药“傻傻分

## 五月“花神”之最美意境： 湘云醉卧芍药裯



清 费丹旭《十二金钗图》之《湘云醉卧芍药丛》

5月28日，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南山旅游景区内的芍药花竞相盛开，花香扑鼻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、打卡。当天，由和林格尔县委、县政府主办的2022内蒙古和林格尔第十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。

春末夏初，正是芍药盛放的季节。作为中国六大名花之一、五月“花神”，清新脱俗、芳香怡人的芍药与牡丹并称“花中二绝”，自古就有“牡丹为花王，芍药为花相”的说法。芍药美丽芬芳，是文人墨客钟爱的对象，还是美味的食材、有效的药材，可以说集诗意和实用于一身。

不清楚”，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牡丹和芍药本来就是“姊妹花”。不过它们的花期不一样，牡丹盛放在三月份，而芍药的繁花期却在五月春末夏初，因此，民间有句俗语，叫“谷雨看牡丹，立夏看芍药”。

牡丹雍容华贵，于是大气外向的唐人就像欣赏胖美人一样珍视牡丹。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著名的《赏牡丹》，不仅直接给牡丹盖上“国色天香”的戳——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而且不惜捧一踩二，把芍药和荷花批评一番——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”，让芍药、荷花无辜“躺枪”。李白更是把唐朝第一美女杨贵妃与牡丹相比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”写尽花与美人的万种风情。

不过，到了宋朝，宋人内敛沉静了许多，也文气了许多，于是审美一变而更钟情芍药。在宋之前，写芍药的诗词并不算多，整部《全

唐诗》提及芍药的诗只有七十多首，且描写多侧重于芍药的形、神、色；而到了宋朝，单统计《全宋词》，吟咏芍药的词就有近一百三十首，更不用说诗作；而且在宋人的诗词里，芍药已不只是一种优雅的花，还是一种精神品格的化身，有思想、有灵魂、有情感，甚至融入了宋人的家国情怀。

芍药今天是扬州的市花，而扬州在宋代已是芍药遍地的美丽都市。宋代大儒邵雍写过一首《同王胜之学士转运赏西园芍药》：“此物扬州素所闻，今于洛汭特称珍。雅知国色善移物，更着天香暗结人。欲殿群芳仍占夏，得专奇品不须春。日斜立马将归去，更倚朱栏看一巡。”盛赞芍药不夺不抢，有退让群芳之心，却还是轻松独占先机；不争春天，却依然以奇绝的品格艳冠群芳。这首诗表明，在宋人心里，国色天香已不再是牡丹的专属，芍药也可享此殊荣。

宋朝经历靖康之难南迁后，宋

人多有一分故国之思、沧桑之感，别称“将离”的芍药往往成为他们抒发离愁别绪、寄托伤怀的常用意象。陈德武在《望海潮》里写：“陵山载酒，泗河扬柁，尊前折尽将离。”即用采摘芍药送行的画面，表达与亲人依依惜别之意。词人姜夔在著名的《扬州慢》里写：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。”也是借“寂寞开无主”的芍药，抒发对战争的谴责之情，倾吐对家国的绵绵忧思。

“四相簪花”成佳话

芍药品种繁多，其中不乏名贵佳品，如“玉盘盂”“金带围”“冠群芳”“御衣黄”“宝妆成”等。其中，“玉盘盂”之名得之于宋代大文豪苏轼。苏轼任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知州时，当地盛行以一种重瓣的芍药供佛。这种芍药圆如倒扣的盂（一种宽口容器），其下有十来片叶子托着花，如同玉盘一般。此花原有旧名，但苏轼嫌太俗，给它更名为“玉盘盂”，于是这个品种很快名扬天下。

“金带围”也是名品。唐宋人有簪花的雅好，不仅女子盛行簪花，男子对簪花也情有独钟。唐代男子考中进士后，会头簪名花游街夸耀，而芍药就是他们钟爱的花种之一。北宋名相韩琦曾有一次请四位同僚来赏芍药，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芍药花，后来，这四个人全都做了宰相。这段佳话因此被称为“四相簪花”，而他们所戴的品种，据说就是“金带围”——一种一枝上盛开四朵花的名贵芍药。

宋人、明人还喜欢插花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就曾写过一本插花专著《瓶史》，在书中明确指出，插花要插名贵品种，要有精品意识，比如，插芍药应以“冠群芳”“御衣黄”“宝妆成”等为上乘，若插些平平无奇的品种，又有什么乐趣呢？

当然，袁宏道是小资文青，有所挑剔毫不稀奇。而在提倡“真名士，自风流”的曹雪芹看来，玩味芍药之美，当然不必拘泥于品种、品相，不然，他也不让史湘云喝醉了，就酣眠于落红阵阵的芍药裯（yīn，以芍药的落花当垫褥）。而正是湘云这坦荡潇洒的一醉，成就了文学史上与芍药有关的最美、最自由的意境！

（本报综合《北京青年报》等媒体报道）